



李清真及其漱玉詞

胡雲翼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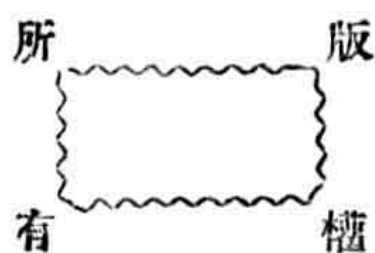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

1928.

李清照及其漱玉詞

胡雲翼編



李清照及其漱玉詞

實價大洋一角八分

編輯者 胡 雲 翼

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
上海大通路培德里

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

新來瘦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

——
李清照

題記

這本小冊子原來是編給女學生們看的，記得花了一個禮拜日的半天編集工夫，便交給武昌時中合作書社印行了。因為求出版的迅速，連校對也來不及，結果，文字標點錯了不少後來時中被封，這本不值錢的小書便不復流傳于人間了。現在，我很高興的讓給亞細亞書局發行此書。並重加偏次，略為校改，刪除以前附錄部分，加添漱玉詞及其詩文，共得詞五十七首，詩八首，文二篇，雖不敢誇得清照作品之全，然亦略備於此矣。

編者識十七年八月

目次

一、李清照評傳

二、漱玉詞

三、附錄（詩與文）

(I) 李清照評傳

(一)

因為中國文學史上最缺乏女性文學的創作，這位稀罕的女詞人李清照，便成了我們極珍貴的敘述了。雖然我們歷史上，也有幾位女作家，例如漢之蔡琰，唐之薛濤，都在文學史上斐然有名的，但是蔡琰只有一首有名的悲憤詩，作品極少，未能樹立一個作家的完整作風；薛濤的詩歌，是能夠裝成卷帙了，而拿她的詩擬之於曹植，陶潛，李白，決不能夠站在平行的行列，而相差很遠。只有這位女詞

人李清照，在宋代，雖則詞人濟濟的宋代，而她的作品雖擬之於極負詞名的辛棄疾，蘇東坡，也決不多讓。有人稱李清照詞爲婉約之宗，更有人說李清照是北宋第一大詞人，依我看來，都不是過譽的批評。我們知道清照的成就，雖僅及於詞的一方面，而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，已經與偉大的騷人屈原，詩人陶潛，杜甫，並垂不朽了。她不僅在女性裏面是第一大作家，她的文名與作品，已經與世界永存了。她的創作集漱玉詞，雖然不過數十首——原刊本有六卷——却都是精金粹玉之作。

(二)

易安居士李清照，宋濟南人。他的父親李格非官禮部員外郎，母親是王狀元拱辰的孫女。皆工文章，有很好的文名的。易安以公元一〇八二年，（神宗元豐五年）生於歷城西南之柳絮泉上。既得生於貴族的家庭，又有工文的父母，憑藉遺傳上稟賦的靈感，幼年即受她父母家庭教育的修養和薰陶；天才傾向文藝的李易安女史，此際即已深深種下文藝的創造慧根了。

時光流駛，易安已經由天真的垂髫女孩，變為

盈盈的少女。當她十八歲的那年，便離脫了她的處女時代，而和諸城趙挺之（官吏部侍郎）的兒子趙明誠結婚，這是她一生最美滿生活的時代，由她的詞「絳綃縷薄冰肌瑩，雪膩酥香。笑語檀郎，今夜紗幮枕簟涼」（采桑子）；「繡幕芙蓉一笑開，斜偎寶鴨襯香腮，眼波才動被人猜」（浣溪紗）；「怕郎猜道：奴面不如花面好；雪鬢斜簪，徒要叫郎比並看」（減字木蘭花），這樣的描寫，總算能夠深深烘托出少女的情致和心緒；這樣的生活，總算是人生最美滿的了。因為她的丈夫明誠是一個大學生，新婚

未久，明誠遽爾出遊。這自然是極難割捨的分別，易安有一首極有名的寄贈明誠的相思詞；「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種相思，兩處閑愁」；「此情無計可消除，才下眉頭，却上心頭」（一剪梅），便是這時做的。

在結婚後的二年，明誠已經出仕。他的父親挺之，亦升擢宰相。這時，他在館閣的親舊，多藏有逸史及古今名人的書畫，三代的古器；明誠夫婦雖爲宦族，然素來貧儉，故常典質衣物，來購碑文書帖。夫婦相對展玩，她們自謂是「葛天氏之民」。記

得有一次，有人拿着徐熙畫的牡丹圖，要賣錢二十萬。她們已經承受了，但因為沒有錢只好退回去。爲了這件事，曾經夫婦相對數日的惆悵，可見她倆嗜古之深呢！

此後明誠屏居鄉里十年，家計已經不比從前的清貧了。後官居青州，萊州，也是政簡事閒。這時她們便開始金石錄考證的工作。書籍的校勘籤題，彝鼎畫帖之摩玩舒卷，明誠得易安的帮助最多。而易安之博聞強記，更是使明誠傾倒。

青春的年華，是這般容易消逝的；甜密的生涯

，已成爲過往的迴憶了。當易安四十六歲的那年，明誠爲他的母喪，奔喪到金陵，易安很淒苦的度她孤寂的生活。金人之陷青州，又把她們十餘屋極珍重的心血的藏書燒掉了，使她只有苦笑。而生父之遭罷免，更是使她悲憤無涯。她的詩有，「何況人間父子情」的熱淚。一方神馳於明誠，一方又眷懷乎故鄉；她有一首春殘詩，就是抒寫鄉愁的：

「春殘何事苦思鄉，病裏梳妝恨髮長。梁燕語多終日在，薔薇風細一簾香。」

後來易安南渡之後，更懷戀北都了。她的元宵

賦永遇樂詞：「染柳烟輕吹梅笛，怨春意，知幾許；」「於今憔悴，風鬟霜鬢，怕向花間重去」，就是有懷於京洛舊事。這時，明誠與易安都在江寧。不久，明誠罷官，將家於贛水。而高宗詔令明誠知湖州。明誠隻身赴任，感暑疾發。時易安在池陽，得病訊急乘江東下，至建康已病危。這是蕭瑟的深秋，明誠最後的握別易安了。嗚呼！「白日正中，歎龐公之機敏；堅或自墜，憐杞婦之悲深」。我們讀了易安的祭夫文，也要替她掉淚吧！

從此易安永遠的孤侶了，從此易安以一悲痛餘

生的老婦人，又屢遭變亂：在建康既染沉疴，爲「玉壺」事又幾幾置身於獄。並且金兵攻陷洪州，把易安的書籍和家物一齊燬燼了。悲憤之餘，易安此時已無家可歸，只好往台州依其弟。適台州亂，守官已遁，乃泛海由章安輾轉至越州，復至衢州。其後，又避亂西上，過嚴子陵釣台。時易安年已五十，三，與弟李迺卜居金華。風霜憂患之餘，在她老年的武陵春詞，有「風住塵香花已盡，日晚倦梳頭。物見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。聞說雙溪春尚好，也擬泛輕舟；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許多愁」，

很深婉

的唱出往事的哀吟。

關於易安的晚景：有人說易安晚年改適張汝舟夫婦不睦，易安有「猥以桑榆之晚境，配此駟僧下材」之憤語。這樣說的，有茗溪漁隱叢話，雲麓漫鈔和繫年要錄諸書。但俞正燮在他著的癸已類稿，則根據許多理由，證明了這種說話法是極謬妄的。

晚境悲涼，超代的女詞人李易安，便是這樣終她的殘年了吧！不知他是否終老於金華？不知她是還要在別處流浪？我們臨風懷想，何處去弔她的孤